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六

沈括存中

藥議

古方言雲母麤服則著人肝肺不可去如枇杷  
 狗脊毛不可食皆云射入肝肺世俗似此  
 之論甚多皆謬說也又言人有水喉氣喉  
 者亦繆說也世傳歐希範真五臟圖亦畫  
 三喉蓋當時驗之不審耳水與食同嚥豈  
 能就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





而已咽則納飲食喉則通氣咽則下入胃  
腕次入胃又次入腸又次入大小腸喉則  
下通五臟出入息五臟之含氣呼吸正如  
冶家之鼓鞴人之飲食藥餌但自咽入腸  
胃何嘗能至五臟凡人之肌骨五臟腸胃  
雖各別其食腸之物英精之氣味皆能洞  
達但滓穢卽入二腸凡人飲食及服藥旣  
入腸爲真氣所蒸英精之氣味以至金石  
之精者如細研硫黃朱砂乳石之類凡能

飛走融結者皆隨真氣洞達肌骨猶如天  
地之氣貫穿金石土木曾無畱礙自餘頑  
石草木則但氣味洞達耳及其勢盡則滓  
穢傳入大腸潤濕滲入小腸此皆敗物不  
復能變化惟當退洩耳凡所謂某物入肝  
某物入腎之類但氣味到彼耳凡質豈能  
至彼哉此醫不可不知也

予集靈苑方論雞舌香以爲丁香母蓋出陳氏  
拾遺今細考之尚未然按齊民要術云雞



舌香世以其似丁子故一名丁子香卽今  
丁香是也日華子云雞舌香治口氣所以  
三省故事郎官日含雞舌香欲其奏事對  
答其氣芬芳此正謂丁香治口氣至今方  
書爲然又古方五香連翹湯用雞舌香干  
金五香連翹湯無雞舌香却有丁香此最  
爲明驗新補本草又出丁香一條蓋不曾  
深考也今世所用雞舌香乳香中得之大  
如山茱萸剉開中如柿核略無氣味以治  
疾殊極乖繆

舊說用藥有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其意以  
爲藥雖衆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級  
相爲用大略相統制如此爲宜不必盡然  
也所謂君者主此一方者固無定物也藥  
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定以爲君其次  
爲臣爲佐有毒者多爲使此繆說也設若  
欲攻堅積如巴豆輩豈得不爲君哉  
金罌子止遺洩取其溫且澁也世之用金罌者



待其紅熟時取汁熬膏用之大誤也紅則味甘熬膏則全斷澁味都失本性今當取半黃時採乾搗末用之

湯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湯最多用丸散者殊少煮散古方無用者唯近世人爲之大體欲達五臟四肢者莫如湯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後散者莫如丸又無毒者宜湯小毒者宜散大毒者須用丸又欲速者用湯稍緩者用散甚緩者用丸此其大槩

也近世用湯者全少應湯皆用煮散大率湯劑氣勢完壯力與丸散倍蓰煮散者一啜不過三五錢極矣比功較力豈敵湯勢然湯既力大則不宜有失消息用之全在良工難可以定論拘也

古法採草藥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當但二月草已芽八月苗未枯採掇者易辨識耳在藥則未爲良時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須取無莖葉時採則津澤皆歸其根欲驗之



但取蘆菔地黃輩觀無苗時採則實而沉  
有苗時採則虛而浮其無宿根者卽候苗  
成而未有花時採則根生已足而又未衰  
如今之紫草未花時採則根色鮮澤過而  
採則根色黯惡此其効也用葉者取葉初  
長足時用牙者自從本說用花者取花初  
敷時用實者成實時採皆不可限以時月  
緣土氣有早晚天時有愆伏如平地三月  
花者深山中則四月花白樂天遊大林寺

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  
蓋常理也此地勢高下之不同也如筍竹  
筍有二月生者有四月生者有五月方生  
者謂之晚筍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  
者有十月熟者謂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  
間自有早晚此性之不同也嶺嶠微草凌  
冬不凋并汾喬木望秋先隕諸越則桃李  
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之不同一  
畝之稼則糞漑者先牙一丘之禾則後種



者晚實此人力之不同也豈可一切拘以定月哉

本草注橘皮味苦柚支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耳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踈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誤也竊詳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筋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

二十年骨髓方堅唯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晝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頓成長神速無甚于此雖草木至易生者亦無能及之此骨之至強者所以能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豈可與凡血爲比哉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用茸無藥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珍其難得耳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唯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如瑪瑙紅



玉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麋麋麋  
極大而色蒼鹿黃而無斑亦鹿之類

角大而有

文瑩瑩如玉其茸亦可用

枸杞陝西極邊生者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

寸無刺根皮如厚朴甘美異于他處者千

金翼云甘州者為真葉厚大者是大體出

河西諸郡其次江池間埂上者實圓如櫻

桃全少核暴乾如餅極膏潤有味

淡竹對苦竹為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不應

別有一品謂之淡竹後人不曉於本草內

別疏淡竹為一物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

筍兩色淡筍節淡竹也

東方南方所用細辛皆杜衡也又謂之馬蹄香

也黃白拳局而脆乾則作團非細辛也細

辛出華山極細而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

習習如椒其辛更甚于椒故本草云細辛

水漬令直是以杜衡偽為之也襄漢間又

有一種細辛極細而直色黃白乃是鬼督



郵亦非細辛也

本草注引爾雅云藟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莖青赤此乃黃藥也其味極苦謂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澁似有白毛實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熟則角坼子如小匾豆極堅齒嚙不破

胡麻直是今油麻更無他說予已於靈苑方論之其角有六稜者有八稜者中國之麻今

謂之大麻是也有實爲苜麻無實爲臬又曰牡麻張騫始自大宛得油麻之種亦謂之麻故以胡麻別之謂漢麻爲大麻也

赤箭卽今之天麻也後人旣誤出天麻一條遂指赤箭別爲一物旣無此物不得已又取天麻苗爲之滋爲不然本草明稱採根陰乾安得以苗爲之草藥上品除五芝之外赤箭爲第一此神仙補理養生上藥世人惑於天麻之說遂止用之治風良可惜哉



以謂其莖如箭既言赤箭疑當用莖此尤不然至如鳶尾牛膝之類皆謂莖葉有所似則用根耳何足疑哉

地菘卽天名精也世人既不識天名精又妄認

地菘爲火薺本草又出鶴虱一條都成紛

亂今按地菘卽天名精蓋其葉似菘又似

蔓菁名精卽蔓菁也故有二名鶴虱卽其實也世

間有單服火薺法乃是服地菘耳不當用

火薺火薺本草名稀薺卽是猪膏前後人不識亦重復出之

南燭草木記傳本草所說多端今少有識者爲

其作青精飯色黑乃誤用烏柏爲之全非

也此木類也又似草類故謂之南草木今

人謂之南天燭者是也南人多植于廷檻

之間莖如蒟蒻有節高三四尺廬山有盈

丈者葉微似棟而小至秋則實赤如丹南

方至多

太陰玄精生解州鹽澤大澗中溝渠土內得之

大者如杏葉小者如魚鱗悉皆尖角端正



如龜甲其裙襴小櫛其前則下剡其後則上剡正如穿山甲相掩之處全是龜甲更無異也色綠而瑩徹叩之則直理而折瑩明如鑑折處亦六角如柳葉火燒過則悉解折薄如柳葉片片相離白如霜雪平潔可愛此乃稟積陰之氣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絳州山中所出絳石耳非玄精也楚州鹽城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物六稜如馬牙稍清瑩如水晶潤澤可

愛彼方亦名太陰玄精然喜暴潤如鹽麩之類唯解州所出者為正

今之稜也齊晉之人謂即積皆曰祭乃其土音無他義也本草注云又名糜子糜子乃黍屬大雅維秬維秠維糜維芑秬秠糜芑皆黍屬以色別丹黍謂之糜糜音門今河西人用糜字而音糜

苦耽即本草酸漿也新集本草又重出苦耽一條河西番界中酸漿有盈丈者



今之蘇合香如堅木赤色又有蘇合油如鶴膠  
今多用此爲蘇合香按劉夢得傳信方用  
蘇合香云皮薄子如金色按之卽小放之  
卽起良久不定如蟲動烈者佳也如此則  
全非今所用者更當精考之

薰陸卽乳香也本名薰陸以其滴下如乳頭者  
謂之乳頭香鎔塌在地上者謂之塌香如  
臘茶之有滴乳白乳之品豈可各是一物  
山豆根味極苦本草言味甘者大誤也

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  
有青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  
西綏銀之間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  
兩株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  
蒿悉同但常蒿色綠而此蒿色青翠一如  
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獨青氣  
稍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爲勝

按文蛤卽吳人所食花蛤也魁蛤卽車螯也海  
蛤今不識其生時但海岸泥沙中得之大



者如棊子細者如油麻粒黃白或赤相雜  
蓋非一類乃諸蛤之房爲海水礮礪光瑩  
都非舊質蛤之屬其類至多房之堅久瑩  
潔者皆可用不適指一物故通謂之海蛤  
耳

今方家所用漏蘆乃飛廉也飛廉一名漏蘆苗  
似苦芙根如牛蒡綿頭者是也採時用根  
今閩中所用漏蘆莖如油麻高六七寸秋  
深枯黑如漆採時用苗本草自有條正根

之漏蘆

本草所論赭魁皆非詳審今赭魁南中極多  
黑肌赤似何首烏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檉  
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製鞞閩嶺人  
謂之餘糧本草禹餘糧注中所引乃此物  
也

石龍芮今有兩種水中生者葉光而未圓陸生  
者葉毛而未銳入藥用水生者陸生亦謂  
之天灸取少葉揉繫臂上一夜作大泡如



火燒者是也

麻子海東來者最勝大如蓮實出屯羅島其次  
上郡北地所出大如大豆亦善其餘皆下  
材用時去殼其法取麻子帛包之沸湯中  
浸候湯冷乃取懸井中一夜勿令著水明  
日日中暴乾就新瓦上輕按其殼悉解簞  
撈取肉粒粒皆完

夢溪筆談卷第二十六

重編補筆談序

世所傳補筆談每篇首必題所補之卷又有前

幾件及中與後之分

如補第二卷後十件之類

似非後人所

得而創其爲舊本無疑原書二十六卷不補者

十餘各有補今以其書考之多不合如故事不

御前殿云云十件補第二卷旣然矣次則廊屋

爲廡梓榆爲樸二件亦補第二卷第二卷乃故

事豈謂是乎猶可解者或三卷之訛爲二乃若

子午屬寅本論納甲語而以補六卷之樂律何



耶盧肇論海潮當補象數今以補第九第九乃  
人事於海潮何預焉王子醇樞密帥熙河日六  
件大氏皆權智當補十三卷而屬十五十五藝  
文也凡此類不可悉舉又若原書止二十六卷  
今其所補有自二十七以至三十者益不可曉  
疑此雖舊本或沿襲日久舛訛特甚譬之遠年  
架閣文字其格式非有變革而風雨浸淫蟲鼠  
蠹蝕其間若年月之久近數目之多寡漸不可  
辯而後之胥史或以意爲補綴豈非毫釐之差

者乎然則當何如曰參伍故籍鉤稽現數通行  
打筭別自攢造此籍乃可行耳語云琴瑟不調  
甚者必舉而更張之予師此意盡去所補卷第  
及前中後件之名而悉以原書十七目從事所  
言故事直以補故事辨證也直以補辨證以至  
樂律象數官政權智藝文器用異事雜志藥議  
等目皆然目自爲補複者削之疑者闕釐爲三  
卷然後粲然可攷蓋古人之書原無定卷卽以  
筆談言之通攷二十六卷今所行者是宋史則



二十五卷鄭樵通志藝文略則二十卷分并不  
恒有如此者世所傳補卷第既與通攷不合而  
宋史通志之所載卷第各別今皆不傳又不知  
其孰補此吾所以放筆而為之更定也

吳甫題

重編補筆談序

補筆談目錄

卷第一

故事

辨證

樂律

卷第二

象數

官政

權智



藝文

器用

卷第三

異事

雜誌

藥議

續筆談十一篇

補筆談目錄

補筆談卷第一

故事

沈括存中

故事不御前殿則宰相一員押常參官再拜而  
 出神宗初卽位宰相奏事多至日晏韓忠  
 獻當國遇奏事退晚卽依舊例一面放班  
 未有著令王樂道爲御史中丞彈奏語過  
 當坐謫陳州自此令宰臣奏事至辰時未  
 退卽一面放班遂爲定制



故事升朝官有父致仕遇大禮則推恩遷一官  
不增俸熙寧中張丞相杲卿以太子太師  
致仕用子廕當遷僕射廷議以爲執政官  
非可以子廕遷授罷之前兩府致仕不以  
廕遷官自此始

故事初授從官給諫未衣紫者告謝日面賜金  
紫何聖從在陝西就任除待制仍舊衣緋  
後因朝闕值大宴殿上獨聖從衣緋仁宗  
問所以中筵起乃賜金紫遂服以就坐近

歲許沖元除知制誥猶著綠告謝日面賜  
銀緋後數日別因對方賜金紫

自國初以來未嘗御正衙視朝百官辭見必先  
過正衙正衙旣不御但望殿兩拜而出別  
日却赴內朝熙寧中草視朝儀獨不立見  
辭謝班正御殿日却謂之無正衙須候次  
日依前望殿虛拜謂之過正衙蓋闕文也  
熙寧三年召對翰林學士承旨王禹玉於內東  
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



夏鄭公爲忠武軍節度使自河東中徙知蔡州  
道經許昌時李獻臣爲守乃徙居他室空  
使宅以待之時以爲知體慶曆中張鄧公  
還鄉過南陽范文正公亦虛室以待之蓋  
以其國爵也遂守爲故事

國朝儀制親王玉帶不佩魚元豐中上特制玉  
魚袋賜揚王荆王施於玉帶之上

舊制館職自校勘以上非特除者皆先試唯檢  
討不試初置檢討官只作差遣未比館職  
故也後來檢討給職錢並同帶職在校勘  
之上亦承例不試

舊制侍從官學士以上方腰金元豐初授陳子  
雍以館職使高麗還除集賢殿脩撰賜金  
帶館職腰金出特恩非故事也

今之門狀稱牒件狀如前謹牒此唐人都堂見  
宰相之禮唐人都堂見宰相或參辭謝  
事 先具事因申取處分有非一事故稱  
件狀如前宰相狀後判引方許見後人漸



施於執政私第小說記施於私第自李德裕始近世諂敬者無高下一例用之謂之大狀予曾見白樂天詩藁乃是新除壽州刺史李志其名門狀其前序住京因宜及改易差遣數十言其末乃言謹祇候辭某官至如稽首之禮唯施於人君大夫家臣不稽首避人君也今則雖交遊皆稽首此皆生於諂事上官者始為流傳至今不可復革

辨證

人多謂廊屋為廡按廣雅堂下曰廡蓋堂下屋簷所覆處故曰立於廡下凡屋基皆謂之堂廊簷之下亦得謂之廡但廡非廊耳至如今人謂兩廊為東西序亦非也序乃堂上東西壁在室之外者序之外謂之榮榮屋翼也今之兩徘徊又謂之兩厦四柱屋則謂之東西雷今謂之金廂道者是也梓榆南人謂之樸齊魯間人謂之駮馬駮馬即





P5-P6



梓榆也南人謂之樸樸亦言駮也但聲之訛耳詩隰有六駮是也陸璣毛詩疏檀木皮似繫迷又似駮馬人云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駮馬蓋三木相似也今梓榆皮甚似檀以其班駮似馬之駮者今解詩用爾雅之說以爲獸鋸牙食虎豹恐非也獸動物豈常止於隰者又與苞櫟苞棣樹槎非類直是當時梓榆耳

自古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辭考之似未  
孟才人歎一篇其序曰武宗皇帝疾篤遷  
便殿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其右上  
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  
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  
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以其懇許之乃歌  
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脉  
尚溫而腸已絕詳此則唐書所載者又疑  
其孟才人也

建茶之美者號北苑茶今建州鳳凰山土人相



傳謂之北苑言江南嘗置官領之謂之北苑使予因讀李後主文集有北苑詩及文苑紀知北苑乃江南禁苑在金陵非建安也江南北苑使正如今之內園使李氏時有北苑使善製茶人競貴之謂之北苑茶如今茶器中有學士甌之類皆因人得名非地名也丁晉公爲北苑茶錄云北苑地名也今日龍焙又云苑者天子園圍之名此在列郡之東隅緣何却名北苑丁亦自

疑之蓋不知北苑茶本非地名始因誤傳自晉公實之於書至今遂謂之北苑

唐以來士人文章好用古人語而不考其意凡說武人多云衣短後衣不知短後衣作何形製短後衣出莊子說劍篇蓋古之士人衣皆曳後故時有衣短後之衣者近世士庶人衣皆短後豈復更有短後之衣

班固論司馬遷爲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



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蔽也予按後漢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班固所論乃所謂謗也此正是遷之微意凡史記次序說論皆有所指不徒爲之班固乃譏遷是非頗謬於聖賢論甚不欵

人語言中有不字可否世間事未嘗離口也而字書中須讀作否音也若謂古今言音不同如云不可豈可謂之否可不然豈可謂

之否然古人曰否不然也豈可曰否否然也古人言音決非如此止是字書謬誤耳若讀莊子不可乎不可須云否可讀詩須云曷否肅雍胡否飲焉如此全不近人情古人謂章句之學謂分章摘句則今之疏義是也昔人有鄙章句之學者以其不主於義理耳今人或謬以詩賦聲律爲章句之學誤矣然章句不明亦所以害義理如易云終日乾乾兩乾字當爲兩句上乾知



至至之下乾知終終之也王臣蹇蹇兩蹇  
字爲王與臣也九五六二王與臣皆處蹇  
中王任蹇者也臣或爲冥鴻可也六二所  
以不去者以應乎五故也則六二之蹇匪  
躬之故也後人又改蹇蹇字爲蹇以蹇蹇  
比諤諤尤爲訛謬君子夬夬夬夬二義也  
以義決其外勝已之私于內也凡卦名而  
重言之皆兼上下卦如來之坎坎是也先  
儒多以爲連語如齟齬啞啞之類讀之此

誤分其句也又履虎尾咥人凶當爲句  
子則夬夬矣何咎之有况於凶乎自天祐  
之吉當爲句非吉而利則非所當祐也書  
曰成湯既没太甲元年孔安謂湯没至  
太甲方稱元年按孟子成湯之後尙有外  
丙仲壬而尙書疏非之又或謂古書缺落  
文有不具以予考之湯誓仲虺之誥皆成  
湯時誥命湯没至太甲元年始復有伊訓  
著于書自是孔安國離其文於太甲元年



下注之遂若可疑若通下文讀之曰成湯  
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則文自足亦  
非缺落堯之終也百姓如服考妣之喪三  
年百姓有命者也爲君斬衰禮也邦人無  
服三年四海無作樂者况畿內乎論語曰  
先行當爲句其言自當後也似此之類極  
多皆義理所繫則章句亦不可不謹

古人引詩多舉詩之斷章斷音段讀如斷截之  
斷謂如一詩之中只斷取一章或一二句

取義不取全篇之義故謂之斷章今之人  
多讀爲斷章斷音鍛謂詩之斷句殊誤也  
詩之末句古人只謂之卒章近世方謂斷  
句

古人謂幣言玄纁五兩者一玄一纁爲一兩玄  
赤黑象天之色纁黃赤象地之色故天子  
六服皆玄衣纁裳以朱漬丹秫染之爾雅  
曰一染謂之縗縗今之茜也色小赤再染  
謂之窺窺頰也三染謂之纁蓋黃赤色也



神筆談一  
玄纁二物也今之用幣以皂帛爲玄纁非也古之言束帛者以五匹屈而束之今用十匹者非也易曰束帛戔戔戔戔者寡也謂之盛者非也

經典釋文如熊安生輩本河朔人反切多用北人音陸德明吳人多從吳音鄭康成齊人多從東音如璧有肉好肉音揉者北人音也金作贖刑贖音樹者亦北人音也至今河朔人謂肉爲揉謂贖爲樹如打字音丁

梗反罷字音部買反皆吳音也如瘍醫祝藥副殺之齊祝音呪鄭康成改爲注此齊魯人音也至今齊謂注爲呪官名中尚書本秦官尚音上謂之尚書者秦人音也至今秦人謂尚爲常

### 樂律

興國中琴待詔朱文濟鼓琴爲天下第一京師僧慧日大師夷中盡得其法以授越僧義海海盡夷中之藝乃入越州法華山習之



神筆談  
謝絕過從積十年不下山晝夜手不釋弦  
遂窮其妙天下從海學琴者輻輳無有臻  
其奧海今老矣指法於此遂絕海讀書能  
爲文士大夫多與之遊然獨以能琴知名  
海之藝不在于聲其意韻蕭然得於聲外  
此衆人所不及也

十一律每律名用各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七  
聲宮與商角徵變宮變徵也今燕樂二十  
八調用聲各別正宮大石調般涉調皆用

九聲高五高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勾合  
大石同此加下五共十聲中呂雙調中呂  
調皆用九聲緊五下凡高工尺上下一下  
四六合雙角同此加高一共十聲高工高  
般涉皆用九聲下五下凡工尺上下一下  
四六合高大石角同此加高四共十聲道  
調宮小石調正平調皆用九聲高五高凡  
高工尺上高一下四六合小石角加勾字  
共十聲南呂宮歇指調南呂調皆用七聲



下五高凡高工尺高一高四勾歇指角加  
下工共八聲仙呂宮林鍾商仙呂調皆用  
九聲緊五下凡工尺上一高四六合林  
鍾角加高工共十聲黃鍾宮越調黃鍾羽  
皆用九聲高五下凡高工尺上高一高四  
六合越角加高凡共十聲外則爲犯燕樂  
七宮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  
呂宮黃鍾宮七商越調大石調高大石調  
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七角越角大

石角高大石角雙角小石角歇指角林鍾  
角七羽中宮呂調南呂調又名高平調仙呂調  
黃鍾羽又名大石調般涉調高般涉正平調

十二律并清宮當有十六聲今之燕樂止有十  
五聲蓋今樂高於古樂二律以下故無正  
黃鍾聲今燕樂只以合字配黃鍾下四字  
配大呂高四字配太簇下一字配夾鍾高  
一字配姑洗上字配中呂勾字配蕤賓尺  
字配林鍾下工字配夷則高工字配南呂



下凡字配無射高凡字配應鍾六字配黃  
鍾清下五字配大呂清高五字配太簇清  
緊五字配夾鍾清雖如此然諸調殺聲亦  
不能盡歸本律故有祖調正犯偏犯傍犯  
又有寄殺側殺遞殺順殺凡此之類皆後  
世聲律瀆亂各務新奇律法流散然就其  
間亦自有倫理善工皆能言之此不備紀  
樂有中聲有正聲所謂中聲者聲之高至於無  
窮聲之下亦無窮而各具十二律作樂者

必求其高下最中之聲不如此不足以致  
大和之音應天地之節所謂正聲者如弦  
之有十三汎韻此十二律自然之節也盈  
丈之弦其節亦十三盈尺之弦其節亦十  
三故琴以爲十三徽不獨弦如此金石亦  
然考工爲磬之法已上則磨其端已下則  
磨其旁磨之至於擊而有韻處卽與徽應  
過之則復無韻又磨之至於有韻處復應  
以一徽石無大小有韻處亦不過十三猶



和筆談一  
五  
弦之有十三泛聲也。此天地至理，人不能以毫釐損益其間。近世金石之工，蓋未嘗及此，不得正聲，不足爲器，不得中聲，不得爲樂。

律有四清宮，合十二律爲十六，故鍾磬以十六爲一堵。清宮所以爲止於四者，自黃鍾而降，至林鍾、宮、商、角三律，皆用正律，不失尊卑之序。至夷則，卽以黃鍾爲角，南呂以大呂爲角，則民聲皆過於君聲，須當折而用。

黃鍾大呂之清宮，無射以黃鍾爲商，太簇爲角，應鍾以大呂爲商，角鍾不可不用清宮。此清宮所以有四也。其餘徵羽，自是事物用變聲，過於君聲，無嫌自當用正律。此清宮所以止於四而不止於五也。君臣民用從聲，事物用變聲，非但義理次序如此，聲必如此，然後和，亦非人力所能強也。

本朝燕部樂經五代離亂，聲律差舛，傳聞國初比唐樂高五律，近世樂聲漸下，尚高兩律。



予嘗以問教坊老樂工云樂聲歲久勢當漸下。一事驗之可見。教坊管色歲月浸深則聲漸差。輒復一易。祖父所用管色今多不可用。唯方響皆是古器。鍊性易縮。時加磨瑩。鍊愈薄而聲愈下。樂器須以金石爲準。若準方響則聲自當漸變。古人制器用石與銅。取其不爲風雨燥濕所移。未嘗用鍊者。蓋有深意焉。律法旣亡。金石又不足恃。則聲不得不流。亦自然之理也。

古樂鍾皆匾如盆瓦。蓋鍾圓則聲長。匾則聲短。聲短則節聲長。則曲節短。處聲皆相亂。不成音律。後人不知此意。悉爲匾鍾。急叩之多。晃晃爾清濁不復可辯。

琴瑟弦皆有應聲。宮弦則應少。宮商弦卽應少。商其餘皆隔四相應。今曲中有聲者須依此用之。欲知其應者。先調諸弦。令聲和。乃剪紙人加弦上。鼓其應弦。則紙人躍。他弦卽不動。聲律高下苟同。雖在他琴鼓之。應



弦亦震此之謂正聲

樂中有敦掣住三聲一敦一住各當一字一大字住當二字一掣減一字如此遲速方應節琴瑟亦然更有折聲唯合字無折一分折二分至於折七八分者皆是舉指有淺深用氣有輕重如笙簫則全在用氣弦聲只在抑按如中呂宮一字仙呂宮五字皆比他調高半格方應本調唯禁伶能知外方常工多不喻也

蓋即姜白石所謂折字也

白石則云弦無折字

熙寧中宮宴教坊伶人徐衍奏稽琴方進酒而一弦絕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終其曲自此始爲一弦稽琴格

律呂宮商角聲各相間一律至徵聲頓間二律所謂變聲也琴中宮商角皆用纏弦至徵則改用平弦隔一弦鼓之皆與九徽應獨徵聲與十徽應此皆隔兩律法也古法唯有五音琴雖增少宮少角然其用絲各半本律乃律呂清倍法也故鼓之六與一應



七與二應皆不失本律之聲。後世有變宮變徵者，蓋自羽聲隔八相生再起宮，而宮生徵，雖謂之宮徵，而實非宮徵聲也。變宮在宮羽之間，變徵在角徵之間，皆非正聲。故其聲龐雜破碎，不入本均流，以爲鄭衛。但愛其清焦而不復古人純正之音，惟琴獨爲正聲者，以其無間聲以雜之也。世俗之樂，惟務清新，豈復有法度，烏足道哉。

十二律配燕樂二十八調，除無徵音外，凡殺聲。

黃鍾宮，今爲正宮，用六字。黃鍾商，今爲越調，用六字。黃鍾角，今爲林鍾角，用尺字。黃鍾羽，今爲中呂調，用六字。大呂宮，今爲高宮，用四字。大呂商，大呂角，大呂羽，太簇宮，今燕樂皆無。太簇調，今爲大石調，用四字。太簇角，今爲越角，用上字。太簇羽，今爲正平調，用四字。夾鍾宮，今爲中呂宮，用一字。夾鍾商，今爲高大石調，用一字。夾鍾角，夾鍾羽，姑洗商，今燕樂皆無。姑洗角，今爲大



石角用凡字。姑洗羽今為高平調用一字。  
 中呂宮今為遊<sup>道</sup>調宮用上字。中呂商今為  
 雙調用上字。中呂角今為高大石調用六  
 字。中呂羽今為仙呂調用上字。蕤賓宮商  
 羽角今燕樂皆無。林鍾宮今為南呂宮用  
 尺字。林鍾商今為小石調用尺字。林鍾角  
 今為雙角用四字。林鍾羽今為大呂調用  
 尺字。夷則宮今為仙呂宮用玉字。夷則商  
 角羽南呂宮今燕樂皆無。南呂商今為歇

指調用上字。南呂角今為小石角用一字。  
 南呂羽今為般涉調用四字。無射宮今為  
 黃鍾宮用凡字。無射商今為林鍾商用凡  
 字。無射角今燕樂無。無射羽今為高般涉  
 調用凡字。應鍾宮應鍾商今燕樂皆無。應  
 鍾角今為歇指角用尺字。應鍾羽今燕樂  
 無。







